

论文渊阁钞本《四库简目》的校勘价值

——以集部为例

周录祥 胡 露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210097)

文 摘 文渊阁钞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可以据以校正通行本的许多错误。本文以集部为例,举数则进行证明。

关键词 校勘价值 文渊阁钞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The Collative Value of "Simplified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Sikuquanshu" from the Pavilion of Erudite Literature(Wenyuan Ge)

Zhou Luxiang Hu Lu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e "Simplified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Sikuquanshu" from the Pavilion of Erudite Literature(Wenyuan Ge) has important collative value. Through collation, we can find and correct a lot of mistakes of the current edition.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prove the collation value of it from giving several examples by the sections of the literary collections.

Key words: The collative value, Edition from the Pavilion of Erudite literature, Simplified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Siku quanshu

通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根据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翻印的,其底本是同治七年广东官书局重刊本(以下简称粤刻本),而粤刻本则翻刻自乾隆六十年武英殿活字本(以下简称殿本)。比殿本早出而非一系统的尚有乾隆四十九年杭州赵怀玉刻本(以下简称杭州刻本)。对杭州刻本与殿本系统《简目》进行比勘研究,对《简目》的整理大有益处。长期以来,学界对《简目》的这两系统历来都很关注,但对文渊阁所附的一部钞本《简目》(以下简称渊钞本)则重视不够。其实渊钞本《简目》直接抄录自文津阁本所附的《简目》,未如粤刻本等受手民误改讹刻,具有独特的校勘价值。本文试以其集部为例,举数则以证明之。为便于核检,文中书名卷数后皆注明排印本页码。(本文所举诸例皆渊钞本正而殿本系统(包括粤刻本、排印本)误者。殿本、粤刻本及渊钞本等皆不误,而古典文学社误排者,如《攻丑集》“凛承”误作“稟承”;《静

春堂集》“后有”误作“然有”;《荣进集》“使交”误作“使文”;《湛园集》“閤肆”误作“閤肆”;《文说》“延祐”误作“廷祐”等,恕不赘述。)

山带阁注楚词六卷,楚词余论二卷,楚词说韵一卷(578)

次列地理图五,以考原之涉历,即据其年月道里,以定所作之时也。

按:“时也”,渊钞本作“时地”,是。《总目》:“所注即据事迹之年月,道里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事迹之年月”,与“时”字相对,“道里之远近”与“地”字相对,可证作“时也”非。

昭明太子集六卷(582)

其诗亦误收简文帝作五首,当由不知《玉台新咏》所题“皇太子”乃简文,非昭明也。

按:“简文帝”,渊钞本作“梁简文帝”,是。简文帝有二,一为东晋帝司马昱,一为南朝梁帝萧纲。不著时代,极易混淆,此处自应有一“梁”字区别之。

《总目》:“诗中《拟古》第二首、《林下作伎》一首、《照流看落钗》一首、《美人晨妆》一首、《名士悦倾城》一首,皆梁简文帝诗,见于《玉台新咏》。”可证。

何水部集一卷(582)

其中《学青青河畔草》一首,妄改原题,殊为庸陋。

按:“学青青河畔草”,渊钞本作“学青青河边草”,是。考《总目》:“《玉台新咏》载逊诗《学青青河边草》一首,此本标题作《拟青青河畔草转韵体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与《玉台新咏》不同。考六朝以前之诗题,无此体格,显为后人所妄加。又《青青河边草》为蔡邕之作,《青青河畔草》为枚乘之作,六朝人人所拟截然有别,此效邕体而题作‘畔’字,明为后人据《十九首》而改,复以古诗不换韵,妄增‘转韵体’云云。盖字句亦多所窜乱,非其旧矣。”则此处当作“学青青河边草”或“拟青青河畔草”。

张燕公集二十五卷(585)

考《文苑英华》及《唐文粹》所载诗文,此集未收者,尚六十一篇。

按:“所载诗文”,渊钞本作“所载说文”,是。说文,张说之文。《总目》:“又参考本传及《文粹》、《文苑英华》诸书,其文不载于集者尚多。今旁加搜辑,于集外得颂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状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启一首、书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志九首、行状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类补入。”所列皆文,无诗,亦可证此作“诗文”非。

李太白集三十卷(586)

其编次以诸家序文为第一卷,自第二卷至二十四卷为诗,二十五卷至三十卷为杂著。

按:“其编次以诸家序文为第一卷”,渊钞本作“其编次以诸家序文、碑文为第十卷”。言为“第十卷”固为偶误,言有碑文,则甚是。考文渊阁本此集卷一,诸序之后尚载有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可证渊钞本作“诸家序文、碑文”是。

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587)

宋黄希原本,其子鹤成之,以补千家注本之所阙,故以“补注”为名。

按:“其子鹤成之”,渊钞本作“其子鹤续成之”,是。《总目》亦作:“宋黄希原本,而其子鹤续成之者也”。此处例不当止言“成之”。《简目》卷一《周易衍义》提要:“元胡表撰,其子光大续成之。”《简目》卷五《汉书》提要:“汉班固撰,其妹昭续成之。”《总目》卷

八《易学统此集》提要:“明孙维明撰,其子越续成之”,《总目》卷四十四《声音发源图解》提要:“国朝潘遂先撰……是书为遂先草创,其子命世续成之。”《总目》卷六十二《宗谱纂要》提要:“明王应昌撰,其子铤续成之。”如此种种,皆可证作“成之”非。

孟浩然集四卷(589)

洪迈《容斋随笔》尝疑其是孟郊诗,时代远不相及。

按:“是孟郊诗”,渊钞本作“示孟郊诗”,是。考文渊阁本此集卷一有《示孟郊》诗。《总目》亦云:“洪迈《容斋随笔》尝疑其《示孟郊》诗时代不能相及”。此误“示”为“是”。

权文公集十卷(594)

据王士禛《居易录》,其所藏尚五十卷,然未见其本。

按:“五十卷”,渊钞本、杭州刻本皆作“八十卷”。《总目》:“考王士禛《居易录》载《权文公集》五十卷,注曰:‘诗赋十卷,文四十卷,碑铭八卷,论二卷,记二卷,集序三卷,赠送序四卷,策问一卷,书二卷,疏表状五卷,祭文三卷’,称无锡顾宸藏本,刘体仁之子凡写之,以贻士禛者,然则德輿全集,康熙中犹存,不识何以今所存者皆杨慎之残本。第士禛所注卷目,以数计之,乃八十卷,与五十卷之说,又不识其何故也。”按:《居易录》详列各体之数,则其总数当即八十卷无疑。题所标“五十卷”者,当乃涉下文“集贤殿大学士杨嗣复为序,序云,别有制集五十卷”而误。则此作“八十卷”是。

沈下贤集十二卷(600)

观其《答学文僧诗请益书》,其于文章盖戛然自异。

按:“答学文僧诗请益书”,渊钞本无“诗”字。考文渊阁本此集卷八有《答学文僧请益书》,云“上人足下辱书指问,将望于仆人,谓有解达可以梯进之级,犹畏过意请听毕说幸甚。”诗题盖谓一欲学文之僧来请教,亚之作书答之。此“诗”字当为“请”字形近之衍,衍此一字,则不可解矣。

皮子文数十卷(605)

其书序论辨证,原本经术。其请以孟子立科表彰,亦在宋以前。

按:“其书序论辨证,原本经术”,不辞。渊钞本作:“其书序论辨,颇原本经术”,是。书、序、论、辨,乃文章之四体也。《总目》:“今观集中书序论辨诸作,亦多能原本经术。”可证。又“亦在宋以前”,渊钞本作“亦在宋儒前”,于义更长,当从之。

春卿遗稿一卷(613)

宋史本传称其有集二十卷,世无传本,此本为其裔孙鏞所辑,仅赋一篇、诗三十一篇。

按:“三十一篇”,渊钞本作“三十七篇”,是。《总目》云:“凡赋一篇、诗三十七篇,记一篇。”《简目》此漏“记一篇”,又误“诗三十七篇”为“诗三十一篇”。考文渊阁本此集,实有诗三十八篇,然《再熟稻》一首,惟存七言二句,若不计入,正三十七篇。

乐全集四十卷,附录一卷(627)

方平天姿绝世,记诵淹博,又练习天下事势,故其文疏畅明快,虽苏氏父子亦为所摄。

按:“明快”,渊钞本、杭州刻本作“明决”,是。明快,明白通畅,不晦涩,不呆板。明决,明达有决断。如:《宋书·王僧达传》:“议论开张,执意明决”。此言张方平奏疏议论切中事理,具有决断,非止谓通畅也。《总目》:“方平天资颖悟,于书一览不忘,文思敏捷,下笔数千言立就,才气本什佰于人,而其识又能灼见事理,专断明决,故集中论事诸文,无不豪爽畅达,洞如龟鉴,不独史所载《平戎十策》、《论新法疏》为切中利弊。”亦可证作“明决”是。

范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议二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补编三卷(627)

《遗文》载其弟纯礼、纯粹之文二十八篇。

按:渊钞本、杭州刻本“纯礼”前复有作“纯仁”二字。纯仁即忠宣,言“其弟纯仁”固为纰漏,然《遗文》中实载有纯仁之作。《总目》:“又《遗文》一卷,载纯仁文七首,附以其弟纯礼文二首、纯粹文十九首,乃其裔孙能潜据旧本重加删补。”然检文渊阁本《范忠宣遗文》,首载纯仁文《王氏语录序》等五篇,非七篇也。纯礼文为《议南郊合祭》、《奏请察讥论之臣》,凡二篇。纯粹遗文为《论西事当改图》等十八篇,非十九篇。则三人遗文总二十五篇也。

嘉祐集十六卷,附录二卷(627)

洵集在宋凡四本,曾巩作洵墓志称二十卷,晁氏、陈氏著录皆十五卷,徐氏传是楼绍兴十七年婺州槧本作十五卷、附录二卷,又有邵仁翻雕宋本,与徐本小有异同,亦十六卷。

按:“徐氏传是楼本绍兴十七年婺州槧本作十五卷”,渊钞本作“十六卷”,是。下文“又有邵仁泓翻雕宋本……亦十六卷”,可证徐氏本乃十六卷,非十五卷。《总目》:“是本为徐乾学家传是楼所藏,卷末题绍兴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学雕,纸墨颇为精好。又有康熙间苏州邵仁泓所刊,亦称从宋本校正。然二本并十六卷,均与宋人所记不同。”亦可证。

云集编十卷(634)

王安石、王雱赠辽诗。

按:王雱,渊钞本作“王翦”,是。考殿本原亦作

“翦”,惟活字撇画末截断失,颇似“雱”字,粤刻本亦依样翻刻,排印本更径作“雱”字。王翦,安石子,字元泽。《宋史》卷三二七有传附于其父后。

演山集六十卷(635)

其子介编。

按:“介”,渊钞本作“玠”,是。《总目》亦作“玠”。考文渊阁本即作“玠”。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647)

其孙籍跋。按:“籍”,渊钞本、杭州刻本作“轂”,是。考《总目》、文渊阁本集末跋皆作“轂”。

五峰集五卷(658)

凡诗一卷,书一卷,杂文一卷,《皇王大纪论》一卷,《易外传》、《论语指南》、《释疑孟》为一卷。

按:“皇王大纪论”,渊钞本、杭州刻本作“皇王大纪论”,是。文渊阁本此集卷四即作“皇王大纪论”,卷三又有《皇王大纪序》。胡宏著有《皇王大纪》,入四库史部编年类。《皇王大纪论》盖摘其纪后之论而成。大纪之纪,犹“竹书纪年”、“汉纪”之纪也。

北山集三十卷(659)

史称刚中由秦桧以进,故曲附和议,而此集载《谏和议》四疏、《和议不屈》一疏,乃与史相反。

按:“和议不屈”,渊钞本作“议和不屈”,是。《总目》:“今集中所载《谏和议》四疏及《议和不屈》一疏,大旨虽不以和议为非,而深以屈节求和为不可。”即所谓议和而不屈节。考文渊阁本此集卷一即载有《议和不屈疏》。可证作“和议不屈”误。

梅溪集五十四卷(668)

刘洪序称其诗浑厚质直,恳切条畅,如其为人。

按:“刘洪”,渊钞本作“刘珙”,是。考文渊阁本此集《梅溪集序》、《总目》皆作“刘珙”。珙字共父,绍兴十二年进士,孝宗朝累官同知枢密院事,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进观文殿学士,卒赠光禄大夫,谥忠肃。《宋史》卷三八六(列传一四五)有传。

野处类稿二卷(674)

马端临《经籍考》仅载此集,而又误入文集类中,不知其为诗集,则亦未可见也。

按:“文集”,渊钞本作“别集”,是。《总目》亦作“别集类”。考《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经籍考》六十七“别集”,载有此集。可证。《文献通考》卷二三〇至二四一(《经籍考》五十七至六十八)为别集,即文集或有文兼诗者,卷二四二至二四五(《经籍考》六十九至七十二)为诗集,即“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文献通考》卷二四二引陈振孙言)。

艮斋诗集十四卷(729)

元侯充中撰。

按:充,渊钞本作“克”。是。《总目》、文渊阁本此集皆作“侯克中”。诗多作七言近体,又多涉理论。

按:“理论”,渊钞本作“理路”,是。《总目》“其诗颇近击壤一派,多涉理路,而抒情赋景之作,亦时有足资讽咏者”,可证。理路,理论、道理。“涉理路”乃成语,出严羽《沧浪诗话》:“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考《总目》、《简目》及他书言“涉理路”者比比皆是,而无一作“涉理论”者。如《简目》卷十八《薛文清集》提要:“其诗如《玩一斋》之类,涉于理路者不过百中一二”。《总目》卷九八《随意吟》提要:“《随意吟》乃所作杂诗,皆五言古体,亦多涉理路”。《总目》卷一五三《击壤集》提要:“至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总目》卷一七五《月湖集》卷提要:“故其诗多涉理路,其文亦概似语录云”。

王文忠集六卷(730)

《善俗要语》一卷,乃为顺德路总管时条约,亦足见其学问政事之概。

按:渊钞本作“善俗要义”,是。考文渊阁本此集卷六、《总目》皆作“善俗要义”。

静春堂集四卷(730)

易诗吐言亮拔,去陈与义为近,与山谷之镕铸镜削、后山之深刻瘦硬,门径固不同也。

按:“吐言亮拔”,渊钞本作“吐言天拔”,是。吐言天拔乃成语,出南朝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考《简目》、《总目》中言“吐言天拔”者甚夥,而无一作“吐言亮拔”者。如《简目》卷十六《东莱诗集》提要:“其《紫微诗话》及《童蒙训》论诗尤多精语,故吐言天拔,卓尔成家。”《简目》卷十八《薛文清集》提要:“余皆冲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逼似陶韦。”《简目》卷二十《无住词》提要:“与义诗为南渡第一,词亦吐言天拔。”《总目》卷一五四《宝晋英光集》提要:“盖其胸次既高,故吐言天拔,虽不规规绳墨而气韵自殊也。”同卷《青山集》提要:“其诗好用仙佛语,或偶伤拉杂,而才气纵横,吐言天拔。”《总目》卷一六〇《颐庵居士集》提要:“安石诗虽镕炼有痕,不及苏黄诸人吐言天拔,而根柢深厚,气象自殊。”等等,皆可证作“吐言天拔”是。

经济文集六卷(740)

其曾孙申编录此集,以经济为名,殆取于此。

按:“申”,渊钞本、《总目》皆作“伸”,是。《简目》此误。

午溪集十卷(742)

元陈镒撰。

按:“陈镒”,渊钞本作“陈镒”,是。考文渊阁本此集,正作“陈镒”。《总目》:“元陈镒撰。镒字伯铢,丽水人。”名镒与字铢皆古重量单位,作“镒”则与“铢”无关联矣。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763)

今虽未睹其集,即以此残稿观之

按:“其集”,渊钞本作“其全集”,是。此与“残稿”相对而言。《总目》亦谓“今虽不睹其全集”,可证。

孙白谷集六卷(813)

其十五年复起,救开封,至十六年,奏疏并佚不载,殆俱失兵火欤。

按:“失兵火”,不辞,渊钞本作“失于兵火”,是。《总目》:“殆传庭殉难,全家俱歿,其十五年以后稿本或俱失于兵火欤?”可证。

御制诗初集四十四卷,目录四卷,二集九十四卷,目录六卷,三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四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816)

四集自壬辰至辛丑,凡九千七百余首。

按:“辛丑”,渊钞本作“癸卯”,是。下文“甲辰以后之诗,海内翹跂,未睹者不知其几”,则四集自应止于甲辰前一年,即癸卯也。《总目》:“自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计诗九千七百余首,编为四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可证。考文渊阁本《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五至九十二为壬寅所作诗,卷九十三至一百为癸卯所作诗。是作“辛丑”,误。

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835)

所录皆二苏及黄、秦、晁、张、陈、李与轼兄弟唱和之诗,凡六十篇。

按:“六十篇”,渊钞本作“六百六十篇”,是。《总目》亦作六百六十篇。考文渊阁本此集卷首绍兴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永嘉张叔椿序有:“总成六百六十篇”。考集本计二十三卷,正六百六十篇。可证作“六十篇”误。

古今岁时杂咏四十六卷(835)

初,宋绶采魏晋至唐之诗有关节序者一千五百六首;积中又采宋诗千二百四十三首,依绶原目续入,故标题增以“古今”字。

按:“初”句未言宋绶采诗成何书,语意不完;“积中”句言标题增以“古今”二字,然此前并未提及宋绶书标题,殊为奇怪。考渊钞本“一千五百六首”后有“名‘岁时杂咏’”,是。《总目》:“初,宋绶有《岁时杂咏》二十卷”,亦可证不当脱此五字。

